

六年隨從列寧

著原爾基·斯·聯蘇

——憶回之夫車汽底寧列——



版出店分南晉店書華新綏晉

蘇聯·斯·基爾原著

六年隨從列寧

(列寧底汽車夫之回憶)

晉綏新華書店晉南分店翻印

一九四八年九月

目次

第一章	第一次會面	一
第二章	兇惡的行刺	五
第三章	閑暇時的列寧	一五
第四章	約西夫·羅薩·力昂諾維奇·斯大林	三一
第五章	馬克西木·高爾基	三七
第六章	列寧愛護自然物的情形	四一
第七章	列寧乘貨車	四五
第八章	打獵軼事	五一
第九章	在親屬中	五五
第十章	永別	六一

第一章 第一次會面

我生平有幸，能在六年期間幾乎每日看見列寧。我是列寧的汽車夫，所以每當他去辦公、因公外出以及去散步或打獵的時候，我總是經常隨從着他的。

大家都知道，列寧還不是拘守辦公室的人。他經常力求接近民衆，他喜愛與人們來往，他很歡喜打獵，歡喜到遠處去遊玩和作體育上的消遣。開始是在彼得格勒，以後又在莫斯科一帶，我同列寧坐汽車和徒步走過的路程不下幾千公里。

我同列寧認識，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即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三天。經過的情形如下：

我在彼得格勒一個汽車房裏作工。十一月八日晚上有人把我叫到汽車房職工會裏，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去到汽車房裏，挑一輛好汽車，明天早晨把它開到斯莫爾雷去。給列寧同志當汽車夫。」

我聽見這話，驚喜異常。當時列寧底名字盛稱一時。彼得格勒的工人有幸聽到了列

軍底演習裏是有見了列寧，都引以自豪而認為是生平中的一個大事件。而我是一個非黨員，竟然也和列寧當汽車夫了。

「怎麼樣，你同意嗎？」他們看見我的驚奇神情，又向我追問兩次。

「當然，我是同意的！」我高興地回答着，可是心中總還是疑惑不定：我是否能以勝任，是否担承了不能勝任的事呢？

但是疑惑的心情不久就過去了。我那時是年青力壯，精通開汽車的手藝的。他們祝我順利並囑託道：

「基爾同志，你要小心，好好的幹！」

我整宿不能成寐，準備着初次去會見列寧。想着見他的時候，要說什麼話才適當。我腦海中現出一種情景：後斯莫爾雷中走出來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自然，團團圍着隨從和副官。主要的是不要驚慌失措，我這樣想着。

早晨正十點鐘的時候，我的輕便汽車「丘爾卡·美里」已停到了斯莫爾雷正門前面。初次會見列寧的重要時間快到了。

在斯莫爾雷前面的小空場上呈現出一幅複雜的圖畫。有很多的輕便汽車和載重汽車在那裏停着。在宏大樓房門口的台階上懸嚴地架着幾尊大炮和幾架機關槍。武裝工人和從前線上回來的兵士成隊的在周圍來回走着。有年輕的，尚未成年的，也有年長的和已生鬍鬚的。大家都帶着奮發激昂的情緒，聲音不絕。

在這些時日內，彼得格拉城中的生活是異常緊張熱烈的。工人們都帶着武裝。在街上不斷地聽見混亂的槍聲。有些地方在住房中還隱藏着革命底敵人，從樓窗裏向外射擊。

我坐在汽車裏拿着舵輪等着。有一個穿便衣的男子走到我跟前，高聲問道：

「你是來給列寧開車的麼？」

他問明白了以後，又說道：

「發動摩托吧，列寧快出來了。」

又經過了幾分鐘，看見有三個人從斯莫爾諾底台階上向我的汽車走來：兩個身材高大，第三個身材不高，他穿着一身帶羊羔皮領子的黑大衣，戴一頂皮帽子。

我想，兩個高身材的中間，有一個定會是列寧吧。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那第三個身材不高的會是列寧。當我正想的時候，他已來到了汽車跟前，迅速地把我的汽車門拉開，很平常地說道：

「同志，你好。你姓什麼？」

「基爾，」我回答道。

基爾同志，我們認識認識吧，」他同我握一握手說道，「你就給我開車吧。」

他溫和親熱地瞧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傳話說得好，初次的印象，是畢生難忘的。我永久不會忘記第一次同依里奇會面的印象和他向我說的第一句話。在我眼前還現出他那一雙稍微密縫的褐色靈活眼睛，帶些俏皮的神氣，耳鼓裏還響着他那宏亮的聲音。

依里奇與他的同行人並肩坐在汽車裏，叫我把他們送到索契納小城去。在那裏召集了工人與知識份子大會。

到了那裏，依里奇從汽車上下來。羣衆立刻就看見是列寧，四面一齊歡呼着：「列寧來了！列寧來了！」

依里奇底演說引起了羣衆的歡呼。一陣一陣的熱烈鼓掌聲時刻刻打斷他的演說。在回來的時候，依里奇同我挽肩坐在汽車裏。我閒或看一看他。只見他，雖然是剛才感受了激奮，而却很安靜，稍帶些沉思的神情。

到新莫爾雷後，依里奇以其固有的靈活性格，即逐下了汽車並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等一等，去吃點東西，喝杯茶，我還要回來。再見！」

以後，我就繼續守他這短語，他每次下汽車的時候，必定要說：「再見！」我同列寧認識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個認識一直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

第二章 兇惡的行刺

這樁事，不僅蘇聯人民都很熟悉，大概全世界人士也都知道。我是否值得來重複老少皆知的事情呢。然而我終於決意把我對於兇刺列寧的遙遠的回憶重新供獻於讀者。

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受到致命的危險。嚴酷的世界大戰完結以後，就開始了持久的國內戰爭。俄國工農挺身奮起捍衛十月革命。當時，在國內有很多公開的和陰險暗殺的兇惡敵人。他們拋擲炸彈，暗地裏射擊。

在這些時日內，依里奇差不多每天都乘汽車到各工廠和各部隊中去參加羣衆大會。有時候，他一天竟在兩個、甚至在三個羣衆大會上演說。

在其中舉行羣衆大會的工廠廠大門是大大開放着的，人人都可以進去。況且，在列寧作演說的各羣衆大會會場底門口都貼着召集羣衆大會和歡迎來賓的通告。

這一種情況，自然會使依里奇底生命經常處於危險之中，又因為他堅決拒絕了任何的保衛，就更加重了這種危險。除了那一枝沒有放過一次的很小的勃郎寧外，他幾乎向來不帶武器，並且也叫我不要帶槍。

有一次他看見了我腰間掛着一枝手槍，就溫和而却堅決地向我說道：

「基爾同志，你帶這個東西幹什麼？不要帶它好了。」

但是，以後我仍然帶着這枝手槍，不過不讓依里奇看見罷了。我把槍套去掉，把手槍掛在衣服裏邊，插在腰帶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這個不幸的日子，我同依里奇乘汽車出去了好幾次。我們到了糧食交易所，在那裏的羣衆大會上有很多人參加。依里奇作了熱烈的長篇演說。我們並沒有猜疑到，就在糧食交易所這裏，有人追跡窺伺列寧，準備向他行刺。但過了幾天以後，在審問兇手女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及其幫兇的時候，才查明了這一點。

約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我們離開了糧食交易所，沿着謝爾布和夫大街向本海爾松工廠去了。這個工廠是列寧從前曾去過的。在路上，依里奇如平常一樣態度安靜，不過間或把眼睛密縫一密縫，皺一皺眉頭在思慮什麼。

這一天，列寧特別忙碌：早晨會客，然後開會，會議以後又開了一次羣衆大會，剛完了，我們又乘汽車趕快去參加第二個羣衆大會，再過兩點鐘後又規定在依里奇辦公室裏召集以列寧爲主席的人民委員會會議。

當我們來到米爾松工廠院裏時，羣衆大會還沒有開始。大家都在等候列寧。在廣大的製手榴彈的工作間聚集了幾千人。可是不知爲什麼，竟沒有一個人出來迎接我們。依里奇一個人從汽車上下來，迅速地到工作間去了。我把汽車開轉過來，使車頭向着院門口停在離工作間門約十步遠的地方了。

過了幾分鐘，有一個女人來到了我跟前，她穿一件短褂子，手中拿着一個皮包。她站在汽車跟前，我可以把她看得清楚。她的年紀還輕，身材乾瘦，面色蒼白，兩隻眼睛現出奮激的神情，——看她的樣子有些不自然。

『大概，這是列寧同志來到了吧？』她帶着微微顫抖的聲音問道。

『我不知道，是誰來到了』我回答道。

『奇怪！開車的也不知道他拉的是什麼人。』她勉強微笑道。

『我不管這些。什麼演說家，坐汽車的多得很，那能個個都認識呢。』

她帶着不相信的神氣歪一歪嘴，離開我走到工廠房裏去了。

我想着：她為什麼要糾纏這個呢？可是，當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幾乎總有很多人來問，什麼人來到了，你拉的是誰，有時候竟圍着汽車觀看。因此，我對於這個女人底問題就沒有加以特別注意。我總是記着這樣一個最嚴格的規則：無論何時也不告訴任何人說，是什麼人從那裏來和向什麼地方去。

大約，過一點鐘後，從工作間裏邊出來了一羣工人，幾乎擠滿了院子。我知道是羣衆大會完結了，就趕快發動了摩托，可是依里奇還沒有出來。

又過了幾分鐘，從工作間裏邊又出來了一大羣工人，依里奇在工人們前面走着。此刻我已坐在汽車裏，掌着舵輪，準備着即刻就開車起程。

依里奇一面向汽車走來，一面高興地同工人們談着話，親切地回答着他們的問題，

又向他們問些什麼。依里奔走到離汽車還有兩三步的地方，在汽車門跟前站住了，有一個工人已經打開了汽車門。

此刻，列寧同兩個女子講話，答復她們的問題。大概，講的是運輸食品的問題。我聽見了並且記得很清楚，依里奇說的語：

「完全對的，民警隊伍底行動有許多是不對的，但是這一切都一定會消除的。」

這次談話繼續了兩三分鐘。在依里奇前邊還有兩個女子站在兩旁。周圍密集着羣衆，大家都聽着依里奇底解釋。當他預備邁步走向汽車底腳燈時，忽然槍聲響了。

我半轉身來，看看依里奇，而即刻又轉過臉向槍響的方向看去，只看見一個女人，正是在一點鐘前向我問列寧的那個女人。她站在汽車的左方前翼跟前，正在瞄準依里奇底左肩膀射擊。

又響了一槍。我火速停住了摩托，從機帶間拿出手槍來就向她直撲過去。她伸開手臂又來開第三槍。我的手機已瞄準了她胸膈袋。她一看見，手就顫動了，就在這一瞬間又響了第三槍。以後查明瞭，第三個子彈，落到了在此地站的一個女子底肩膀上。

再有一瞬間，我就會開槍了，可是女兒卻把她的手槍拋到我的腳下，火速轉身跑進人叢中，向外邊逃去了。因為周圍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所以我沒有追趕着射擊她，恐怕擊斃工人。

我直覺地向她追去，跑了幾步後忽然想起了：「不是只剩依里奇一個人了麼？他的

情形怎樣呢？」

我站住了，在這一剎那間，工廠的院中竟寂然無聲，使我驚愕異常。顯然這是大家忽然聽見槍聲而驚惶了。然後只聽四面一齊喊叫着：『死了！列寧被打死了！』羣衆從工廠院中一齊湧出，去追趕兇手。大家開始擁擠起來。我轉身走到汽車跟前一看，我的全身就如凍僵了一般，看見：依里奇在離汽車兩步遠的地方躺著。我迅速跑到他的跟前。在這剎那間，擠得水洩不通的院子已空無一人了，那個女兇手已藏到人叢中去了。

我跪在依里奇跟前，彎下身去一看。不覺滿心歡喜了：依里奇還活著，他甚至還沒有失去知覺。

『抓住了他沒有？』他低聲問道，大概他想着開槍的是男子。

依里奇說話很費力氣，聲音已經啞了。我向他說道：

『住聲，不要說話，你很費力……』在這一剎那間，我看見有一個男子戴着海軍帽子從工作間出來，直向我們飛跑而來。看他的樣子是極奮激的：癡狂地招搖著左手，而右手插在衣袋裏。

這個『海員』使我非常懷疑。我用身體把依里奇掩蓋著，特別是掩著他的頭部，高聲叫道：

『站住！』我用手槍臨著他。

但是，他仍然向着我們跑來，我又叫道：

「站住！我開槍了……」

這個人跑到離我們還有幾步遠的地方，忽然轉向左方跑去，右手還插在衣袋裏，飛快地跑向門外去了。此刻從我後邊跑來了一個女子。

「你做什麼？不要開槍！」她拼命叫道，她以為我是要開槍打依里奇的。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不得已又把手槍舉起來。在工作間有一個男子叫道：「這是自家人！自家人！」只見有三個人舉着手槍向我跑來。我又叫道：

「站住！你們是什麼人？要開槍了……」

他們立刻回答道：

「我們是工廠委員會的人：是自家人……」

我一看他們，有一個同志是我認得的，以前我們來到這個工廠的時候，我看見過他。於是，我就讓他們到依里奇跟前來了。所有這些情形都是在二三分鐘內急遽發生的。

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堅決主張，把依里奇送到附近的病院中去，但是我堅決回答道：

「什麼病院我也不送去。我要把他送到家裏去。」

依里奇聽見了我們的談話，聽道：

「回家去，回家去……」

我同工廠委員會的三位同志（有一位是軍事委員會的人）扶着依里奇站起來，走到汽車的跟前。我們幫助他登到汽車腳燈上，進到汽車裏，坐到後邊他平常所坐的後執手。

未坐到旋輪跟前之前，我又看一看依里奇。只見他臉色蒼白。半閉着眼睛。我的心就縮緊了。

在汽車上還坐着兩位同志，一位同我坐在一齊，另一位同依里奇坐在一齊。我赶快把汽車向克列姆里開去，只要道路沒有妨礙，我就盡量的快開。在道上，我又看了依里奇幾次。走到半道上，看見他大概是失去了力量，全身仰靠着坐位的靠背上了。他沒有呻吟，可是臉色愈加蒼白了。坐在汽車裏邊的這位同志稍微扶着他。當汽車開到特羅依茨基門的時候，我沒有停車，只向站崗的叫了一聲：「列寧」，就一直將汽車開進克列姆里裏，向依里奇底住宅開去了。

爲避免在正門前邊來往的人和站立的人們注意起見，我將汽車停到角門跟前。在這裏我們幫助依里奇走下汽車。雖然我們扶着，而他走着仍是很困難的，顯然他是疼得很厲害，但是總沒有作聲。

「依里奇，讓我們把你抬上去吧，」我向他這樣說。但是他堅決地拒絕了，無論怎樣勸說，也沒有發生効力。」

「我自己走，」依里奇堅決地回答，並向我說道：「把我的上衣脫掉：使我輕快一

點……」

我小心地把他的上衣脫下來，他扶著我們順著樓梯走到了三樓上。他上樓的時候一句話也沒有說，我甚至沒有聽見他嘆息一聲。當房門敞開的時候，我扶著依里奇一直走到臥房裏，使他躺到床上。我想替他脫掉汗衫，但是脫不下来了，只有把它剪開了。在這個時候列寧的妹妹瑪利姬來了。她問著：「怎麼一回事？」先跑到列寧跟前，然後又到我跟前來，忙問了一些問題。

依里奇微微睜開眼睛安靜地說道：

「放安靜些……不很要緊……手上受一點傷……」

「趕快打電話……趕快！」瑪利姬不知怎樣辦好，這樣急迫地說道。

我給人民委員會底總務處長崩契·布魯也維奇打了電話，報告了發生的事件。他幾乎未能聽完我的報告，——因為要急速採取辦法，不能耽誤一秒鐘。

列寧的妹妹叫我十二分小心地把不曉得的事件告訴列寧底夫人克魯普斯卡姬。當時她還在人民教育委員部，一點也不知道不幸的事件。當我從樓上下來走到院中時，有一個人趕上了我，奉同我一起去告訴克魯普斯卡姬。

我們在院中等著她。不久她就來了。克魯普斯卡姬，大概看見了我驚激的臉色，就猜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而站住了。她注視著我的眼睛，帶著驚激的聲音問道：

「什麼也不要說，只告訴我：活着還是打死了？」

「說實話，依里奇受了輕傷。」我回答道。

她帶着不相信的神情又看看我，急速走上樓去了。我們默然把她送到依里奇底床前。

雖然傷很沉重，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依里奇有生命的危險。過了兩三天以後，已確實知道：依里奇的生命沒有危險了！

在行刺事件發生後的第一天晚上，就查明了這次罪案的一些詳細情形。

女兒手原是社會革命黨人恐怖團底團員卡普蘭。

卡普蘭暗刺了列寧以後就混入人叢中，想偷着逃遁。開始人們亂跑，不知道暗刺依里奇的兇手到什麼地方去了。然後查明了，在離工廠不遠的街上，有一輛快馬車在等卡普蘭，但是她却未能利用這一輛馬車。

在行刺的時候，在工廠中站立的小孩子們很快地跑去追逐女兒手並且指着她叫道

「就是她！就是她！」

由於兒童們的聰明，能以及時捉到了兇手。有幾個男子在電車路交點跟前趕上了她，把他帶到工廠院中。羣衆們想把她就地撕碎，很多人都向她撲來，可是有一團工人擋住了衆人。有一個人說道：

「同志們！你們幹什麼！應當要審問她！」

經過了這點鐘，普蘭已經到了與反革命作鬥爭的非常委員會處房子中了。

在卡普蘭行刺後不久，那個帶海員帽子的而曾跑向我跟前來的男子也被捕了。他原是女恐怖者的幫兇。

由於列寧身體強健和在病時對於他的看護周到的結果，過了兩三個星期依里奇已經養好，竟能重新開始工作了。

過了幾個月以後依里奇完全恢復了健康，精神也爽快了。他又到了米海爾松工廠裏工人羣衆大會上演說。工人們無限歡喜。他們首先問道：

「依里奇，您的健康怎樣？」

「我身體很好。謝謝。」列寧微笑着回答道。

「爲什麼你不要人保護呢？」

「要留下人去上前綫，用不着叫他們保護我個人的身體。」依里奇這樣說道。羣衆大會開始了。工人們又聽到了領袖底熱烈而鼓舞人的演說。